



散文新势力

★ 旗·80后精品文丛

★ 恭小兵 邢荣勤 主编

飞扬

SANWEN XINSHILI

APG 安徽出版集团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散文新势力

飞扬

★ 旗·80后精品文丛

★ 恭小兵 邢荣勤 主编



APG 安徽出版集团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文新势力·飞扬/恭小兵,邢荣勤主编.—合肥:安徽
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1

(旗·80后精品文丛)

ISBN 978-7-5397-3461-3

I. ①散... ②飞... II. ①恭... ②邢... III. 散文—作品
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98360号

散文新势力·飞扬

恭小兵 邢荣勤 主编

出版者: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者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图书发行部电话:(0551)3533521(办公室) 3533531(传真)

E-mail:ahse@yahoo.cn

出版人:刘玉英

选题策划:何正国

责任编辑:李拮君

责任校对:吴光勤

发行者: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者:合肥华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印)次: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710mm×1000mm 1/16

字数:320千

印张:16

定价:24.00元

ISBN 978-7-5397-3461-3

凡本社图书出现倒装、缺页、脱页等质量问题,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青春是一杆温暖的旗

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特别羡慕黄药师能有一个桃花岛。读书以后，我曾认真考究过在我国沿海一带是否真有那么一个岛，结果还真有。我对我的很多朋友都说过，希望有朝一日我能踏上那片神秘的土地，铲掉岛上所有的桃花，然后插上我喜欢的东西——旗。

旗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如同我青春期里所有的迷恋、爱与病。在编这套丛书以前的很多个晚上，我常常坐在水蓝色的电脑屏幕前，看着MSN和QQ里所有亲切而又亲爱的朋友。他们的头像偶尔闪烁，像是一个又一个不停跳跃着的精灵。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80后”。当我微笑地弹开页面，我的脑海里总会出现一串串美好的词汇。那是我们成长的痕迹，优雅，而且醒目。

一直觉得成长就应该这样，很多的责任就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们。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当你们还坚信考大学才是唯一的出路时，韩寒已经抱着他的《三重门》冲出了围城；当你们刚刚弄懂什么是Punk Pop时，花儿乐队已经开始大声唱着青春是用来挥霍的。于是我们不满了，开始反思、批判。谁都知道反叛是能带来快感的，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远离平庸，成为一个思想者，成为一个时代的英雄，即使受伤，又是件多么有面子的事啊！

我是2001年夏天开始上网的。一开始热衷于网络聊天，后来改玩BBS。BBS真是个好东西啊，什么都可以发表，谁都可以评论，市场经济的产物，群众就是权威。在最初的一个山头上，我加入了一个名叫“王二solo”的组织，我们的对手叫“平凹联盟”，在论坛里处处与我们作对。于是双方首领决定比赛，先是对对子，比作诗，比写小说散文什么的，可比着比着就变成了人身攻击，并且愈演愈烈，双方好像还互相动用了低级黑客，最后气走了很多人，网管暗箱操作封了几个号，很多论坛的元老出面调解了好一阵子，才结束了那个混乱的局面。在后来的一次网友聚会上，肥硕的站长端起酒杯，哼哼哈哈地解释说，市场经济初期，混乱是难以避免的。



我想到更早些年,那时候我还是个好学生。成绩在班里居中,不属于特别张扬的那种类型。因为抽烟不慎,被班主任请上了讲台展览。与我一起接受全班同学瞻仰的当然也是匹害群之马,记得那家伙触犯的条例跟我不一样,他是染黄了头发。事后,我们互为知己当然就顺理成章了。于是,常常跟这个家伙互相感慨。他说,等我老了,我要以同样的手段去打击下一代。我则不然,我说我偏不那样,等我老了,我有子女、学生时,他们想干啥就干啥,我才不会怎样限制他们。然后两个人蹲在厕所里坏笑不止。

其实,无论我们当时怎么得意,怎么轻松,怎样怎样地若无其事,可生于80年代的人还是很年轻很幼稚的。太多的时候,由于缺乏相对有力的发言,我们面对整个世界会感到不知所措。记得天涯社区的《生于八十》开版那天下午,我坐在电脑前面苦思冥想,绞尽了脑汁,才勉强敲下这样的一个版面介绍:年轻的,就是对的,就是骄傲的。

在我眼里,年轻就是一种气息,像是空气中轻舞飞扬的卡布奇诺似的清新;年轻又是一种风格,是小金铭长成大姑娘之后首次客串安徽卫视“超级大赢家”时留下的那种不动声色的张扬;年轻还是一种方式,是如今在新生代笔下独一无二的孙悟空;年轻更是一种姿态,是洛丽塔赤裸着背对成人世界时的冷漠与藐视。

我在一个BBS上看到有位70年代生的评论家这样评论“80后”:素质教育下的独生子女;互联网上长大,惯用数码产品;用键盘好过用笔,手机不离身边,短信狂;迷动漫,打街球,拍大头贴,搞怪;吃薯条比萨,玩网络游戏,爱韩日偶像,迷论坛灌水;耳洞多,腿裤肥,腰链粗大,指甲上花花草草,想象力丰富,酷爱DIY;适应能力强,独立自我,渴望认同;现实拜金,追求独特;脆弱敏感,渴望归属。

还有王朔,他说:80年代有一批小崽子出来就说,我们比上一代牛逼多了,我们早就明白了,我们现在吃麦当劳,我们听这个那个音乐。王朔这老头从哪儿得出这个印象的?我们这群人真的这么让人瞧不上吗?我们真的至于傻到他说的那种地步吗?我们,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办法。人在时代,人在江湖。比如你王朔在那个年代,你去当兵,然后当倒爷,再后来写小说,拍电影,这不也是顺应潮流吗?是历史造就了你而不是你造就了历史。你不见得真是特立独行。你王朔要是生在今天,就很有可能跟我们一样,去炒股,去做书,去赛车,去超女快男当评委,去用45度角仰望天空,去出《岛》专辑或者《最小说》。



我觉得社会舆论可能对我们有看法,觉得我们是没有未来的人,不是正经人。前一个我大致同意,后一个不是这样。我们这帮人尤其遵纪守法,一点也不反动,最多有点青春期叛逆,完全无伤大雅,完全可以当良民看待,不足为虑的。我们不经常睥睨大家。况且我们也仅只是少数人。很多“80后”都在各自单位里老老实实上班干活呢。大家都在正儿八经奔前程。

前几年,《南方都市报》有记者从网上采访胡坚,胡坚就曾讲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年轻人渴望从上一代作家手中接过文学的接力棒,但上一代作家不仅不愿意传递棒子,反而还在年轻作家去接这个棒子时,用棒子敲他们的头。现在看来,这样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至少在很多文学评论家那里,情况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

比如白烨老师在这套书的封底推荐语里说,他希望在这套书出版后,人们再来谈论“80后”时,潜台词中不再是“市场‘80后’”“文化‘80后’”,或“网络‘80后’”“校园‘80后’”,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80后’”。谢有顺老师认为:“80后”作家普遍实现了和传统文学观念之间的断裂。他们获得文学滋养的主要渠道,已从上一代人那种对经典的认真阅读变成了向一个更加多元的信息社会全面进军,甚至他们的出场方式都是截然不同的——以前的作家多半是先在杂志上发表作品,再谋求出版,如今的“80后”普遍和出版商直接打交道,而越过了文学期刊这一环节,这就意味着文化消费的力量在更加显著地影响他们的写作,今天的这套丛书已经做到了这一步。而解玺璋老师则说:我一直不相信所谓“80后”写作有什么整体性,他们的呈现方式一定是各种各样的,韩寒和郭敬明不同,张悦然和莫小邪不同,李傻傻和孙睿也不同……所以,我真的希望,集合在这里的作家,亮相给读者的,应该是一个个的“我”,而不是“我们”。文学是孤独的,我欣赏那种孤独求败的精神。在这些作家当中,寄托着我的希望。我觉得他们的这些评价,至少显示出了文学评论界对“80后”的一种认可与期待。

我对所谓“80后”这个名词的了解,并不比一个刚刚知道这个概念的人多到哪里去。甚至至今,我还没有彻底明了“80后”——实际上我根本就没弄明白。就整个社会群体而言,“80后”曾经是种异类。风云奔走,横行万里。窗口、街灯、人群、脚印、民谣、瑞普、烟草、电脑、酒精、网友、饥渴、疼痛、眩晕、寂寞、路牌、漫画、雕塑、暗香、诗篇、疾病、欢乐、伤逝、记忆、家园、命运、前程,都是我们曾经的路。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笑谈,这是一个极其诡异的时代,这个时代里的每个人都都是一个异类,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明星。我认为他概括得无比透彻。就职业而言,文人首先是个枪手。常常受雇于他人,以供驱使。此乃大势所趋,“80后”当然难以脱俗。因此大部分“80后”,也常客串于社会的各类角色之间:学生、职员、经理、主任乃至纯粹的生意人。站起来,坐下去,冷静地讲述起一个个故事——或飞花轻梦,或掷剑长啸。在奔往未来的路途上,我们针锋相对,但却彼此心同。

现在,80年代生的第一批工人、农民、商人、学生以及人民子弟兵已经渗入社会的各个细胞,堂而皇之与其他年代生人同处一室,开始了“要与尔等分一杯羹”的艰难生涯。生于80年代,相比70年代生的人的暴怒与迷茫,我们是幸福的。我记得人们对“70后”最初的评论,好像说他们是病人,和众多大龄老三届一样,生活得很不幸福,因为活得太现实,每天都要受伤害;说他们的话语无厘头,装酷,还是孩子,需要被关怀,等等。

现在看来,一个人乃至一代人的成长,并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常常只是一件事,一个动作,乃至一个瞬间,它就可以颠覆掉一代人的整个青春。其实我们何尝不知,把人和时代放在一起分析,肯定是牵强的。人是个体的,而时代却总是庞大的。我始终认为,所有的时代都是虚妄的。尽管车轮滚滚一直向前,但隔三差五你回头一看,其实,往昔的某个时代好像又回来了。新面孔、新模式、旧旗袍、似曾相识的生活习惯,等等,其中很多东西就好像是难以弃绝殆尽似的。

可到底什么才是代表我们这个年代的标志性图腾呢?百年之后,历史还能不能留下我们现在的“70后”和“80后”?当年的“70后”应运而生,又悄然结束。现在连“90后”都已经横空出世了。一代又一代的有为青年,就这样扛起他们各自的旗,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但每个时代的旗帜,必将永远存在。

而且,底线是会有有的。

时代的旌旗,迎风飘展,不会停下。

恭小兵

2008年1月1日



Contents



李 傻傻	飘满死鱼的天空	2
	1993年的马蹄	6
	闹马山	10
邢 荣 勤	“80后”文学的嬗变	16
	蔚蓝星球	21
	幽暗之灵	24
	改造铁皮屋	27
安 意 如	当时只道是寻常	30
	从此无心爱良夜	36
	人生若只如初见	40
陈 佳 勇	来自沈庄的报告	48
	别把盒饭不当饭	52
乔 洪 涛	芦苇	55
	雨一直下	57
	疼痛的肉体	62
	西瓜,西瓜	65
	屋顶上的风景	67
落草火子	我们一辈子的童话	70
	迷宫	74
	一个下午的地球仪	77
	抵达幸福的盛开	80
	开往遥远的火车	82
刘 莉 娜	风里密码	86
	曲终人散	91
马 中 才	为了失去你	97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100
	且让我忧伤	105
曾 尹 郁	出轨	111
王 皓 舒	我要告诉你爸爸	124
	天山,天山以北	128
	斑斓一季	132
	围场中的精灵	135



C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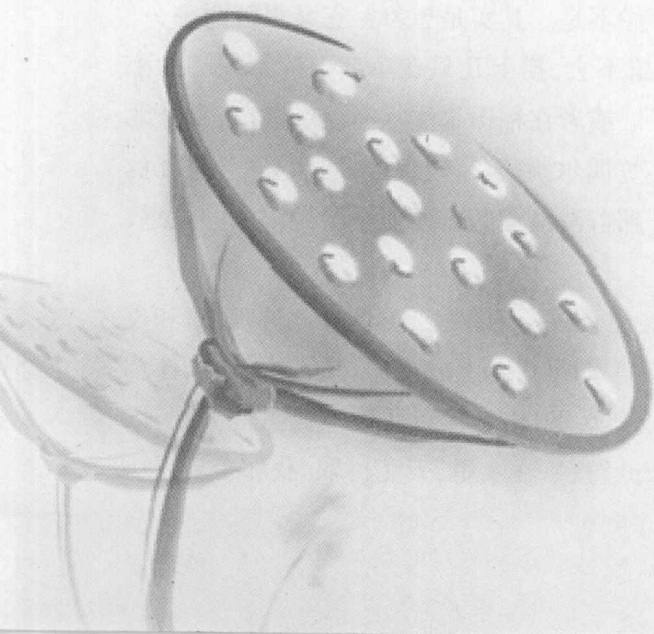
宋 静 茹	孩子	138
	头发与高考	143
朱 婧	人生若只如初见	147
	最好的礼物	152
	云之彼端 梦想之境	158
奉 波	记忆中的那些人和事	165
	怀念我的“剑客居”	169
	张四和他的自行车	172
肖 水	将流浪当作一种幸福	177
	瓦兰就要死了	181
	走出“海德格尔”人文咖啡馆	183
	经过网络到达的房子里住着谁	185
刘 嘉 俊	物理班	190
	Absolut的生活	196
王 越	高三与我的交易	199
	有关原宿舍的气短情长	202
何 小 明	我创立的故乡	205
	一条狗的青春回忆	210
陈 错	忧郁之书	214
	年复一年	217
	故事三则	219
龙 语	葬红花	225
	月光骑士	230
岑 孟 棒	百年孤独	235
	第七种武器	239
	网	243





李傻傻

李傻傻，男，原名蒲荔子，生于1981年11月，湖南隆回人，200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南方日报社。曾在《芙蓉》《散文》等专业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作品，新浪、网易、天涯三大网站几乎同时推出过他的作品专题。著有长篇小说《红X》、散文集《被当作鬼的人》。有“少年沈从文”之称，被推举为“80后”实力派“五虎将”之首。



飘满死鱼的天空

李傻傻

大雨制造了一条浑浊的河流，它急促地向更大的河流奔去。落叶和鸭子在桥墩下的漩涡里打圈圈，沉下去，又在别处浮上来。鸭子惊声尖叫。我背负一个捞网（捞鱼的工具），没工夫理会这些，一路前行。她提着鱼篓，赤脚在泥水里提起、落下，勉强跟上我的步伐。

河岸内凹的河段，或者河湾，风暴中心一般平静，大白泡沫和碎树枝等在水面洄游，仿佛到了这里，水再也冲不走它们，就算大雨再下十天十夜，或十一天，只能任它们在洄水中悠然自在，自在神游。鱼就藏在这些悠然下；在混杂着各种杂物的汹涌奔驰的浑浊水流中，鱼待在这里寻求片刻安静。

早到的大有人在。癞皮三爷已经把罾架好，并且我目睹他起了第一罾。罾里跳着大点的草鱼，小点的鲤鱼，更小的泥鳅，长的黄鳝，短的虾子……他并不挑拣，一概捉起来放进脚边那个灰黑的篓子里。然后又把罾放回水中，坐在田埂上，斗篷放在旁边。雨已停了，他卷了旱烟抽，阳光照着他的脸。他脸上很欢喜，但一言不发。这是真实的回忆吗？好像不是。其实是想象？它又很鲜明……

我只能在河边的水草丛里，一网罩下去，捞上几只在草茎上挥舞须脚的小虾、几只螃蟹、几条手指粗细的白星子。或者在稻田水注入河流的端口，意外地获得几根吊水泥鳅。我们走在河边，斗笠偶尔飘落，待夜色渐锁，鱼篓变得稍沉。她总爱把鼻子使劲伸进篓口，看、闻。那群滑溜溜的东西似乎给她很大的快感，一上午她就看了那么一千三百次。

晴天，夏天，农闲，我们可以钓鱼。白天放白钓（为了方便如此称呼之，和夜钓相对。其实哪有这么古怪的叫法，而且动听），晚上放夜钓。所谓夜钓，大体和白钓并无二致，也是上好钓饵，也是放到水里，也是等鱼儿傻不拉叽地来吃，区别在于白钓是随时有鱼随时取，夜钓却整夜垂在水里，天亮再取。我那个夏天一





直等待鱼儿上我的钓钩,但也许是我的饵上得不好,也许我跟鱼有仇,基本上整个夏天一无所获。同去的小孩放十竿钓的话,再不济也能起上一条大鱼,多时甚至三四条。我很眼红;每天清早,我不得不沮丧地开始新的一天,入夜,又满怀希望,把鱼钓放在少有人去的河段、深水的河湾,期望一鸣惊人……

爷爷说:“你去放‘毫’”。这又是捕捉水产的方法之一,具体来说,是捕捉泥鳅和黄鳝之法。所谓“毫”,是这种工具之土音音译。它的形状像个酒瓶,更像点的话,像个可乐瓶子,因为它的腰部有优美的凹陷。细竹篾片织成平行的图案,很好看。但更实用。在“毫”的一面中部稍靠前方一点,涂上用煤灰和蚯蚓捣碎搅和而成的诱饵,再用泥巴糊上(作用乃是只令诱饵散发气味,而防止水将其浸透使其脱落漂散沉潜),夜里放进稻田。放时稍微陷进湿泥,而口子和泥面持平或稍低。这样,为美味所诱,泥鳅和黄鳝不得不钻入“毫”中。自然,工具的巧妙使它们进去容易出来难——使它们能进不复能出。也还是清早,我去把“毫”取回。至于辨认位置,我只需要找前夜插上的柴棍子。那是我的标签,显示了我谨慎的一面,因此我从未丢失爷爷给我的十只“毫”中的任何一只。只有一次,我起来晚了,夜里下了大雨,稻田已经被夏天的一个农夫赶着一头水牛犁翻……这也说明,我从小就因为睡懒觉的坏习惯遭受过损失……

罾、捞网、钓(无论白钓夜钓)、“毫”,都不能迅速有效地获得大量的鱼。顶多够一家人吃两三顿。后来人们创造了很多办法,又由出门打工的人借鉴沿海开放城市的捕鱼经验,花招迭出。我目睹诸多花招的诞生,不知哪个更好,如何是好。

无论如何,捉鱼的绝好季节还是夏天。这里雨季长,山洪暴发量大,往往会把散布各处的池塘水库冲垮。这就意味着大批有主之鱼变成无主之鱼,顺着山涧水沟窜进河里,有的甚至到了洞庭湖一类的大地方。水一退,割据于各个河段的村子也许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毒鱼的大好机会来临了。

据我所知,一般是用茶枯水施毒。所谓茶枯(我又不得不向你解释,说什么“所谓XX”),是指茶子榨油后剩余的渣滓,一般压成圆饼状,可以燃烧取暖,经久不熄。小学时,哪个男孩不经常用手指迅速地把别人火桶里燃得正旺的茶枯夹到自己火桶里来。也可以研磨成粉,与水相调,倒入河中,使鱼虾蟹中毒晕眩,浮上水面。还可以剁碎了,用来洗衣服呢。大致就是这些,也许各地稍有不同。

据我所知,人们用打谷机桶装了这些茶枯水,凌晨在上游倾倒。天一亮,鱼就差不多撑不住了,纷纷翻白。得知了消息、发现了动静的大人小孩都聚集在河



边。鱼本来聚集在河底,现在成群结队浮上水面,河里一片鱼肚白,在太阳的照射下偶尔光彩夺目,好似繁星密布的天空。一会儿其中的大部分会被或大或小的手提上岸去,小部分则果了鸭子腹。

我也曾捡过几回鱼。从小到大,这样的毒鱼行动进行过不下十回,某年二十天之内甚至连搞两次,我不是瞎子,没有理由一无所获。当然,收获也并不大,都在一斤以下。有一次在坝上看牛时,我倒看到过一尾大的。我看到它尾巴一闪。我衣衫也没脱,就“扑通”一下跳了下去,跟着又有几个人奋不顾身地跳了下来。我除了碰了一下鱼尾巴(也许是腰肢),什么也没碰到。别人相信也不比我幸运多少。那鱼太大,一时半会儿晕不了,后来在下游一里左右,有人捞到一条七斤多的,我怀疑它的尾巴就是我碰过的那个尾巴。

后来,人们又懒得磨茶枯水,直接倒一桶农药,“敌敌畏”、“杀虫净”什么的,省事多了,效果也更加明显。这样搞了几回,大鱼就比较少了,还毒死过鸭子。几个女人在河边拎着死鸭大声叫骂;我吃了这种鱼之后拉了一阵肚子。拉完肚子,我有点虚弱。

总的来说,这样倒药,除了鱼死得多点、鸭子连坐、几个肠胃不好的人拉了肚子之外,基本上没出什么事故,人们就更加放开手来干了。河里的鱼少了点,也正因为这样,丝草长得更茂盛了,用池塘养鱼的人因此减轻了很多负担。河鱼吃的丝草,池塘里的鱼岂有不爱之理;有一段时间竟然有外村外乡的人开了拖拉机来这里扯丝草,一车一车地运走,河里的丝草也不见少。腊月二十几的时候,这些鱼一般已经长到两斤左右,人们就用抽水机把池塘之水抽个见底,把能看到的大鱼全部捉上来,放在水桶里卖。喂丝草的鱼很鲜,这是共识,因此往往不出半天,养了一年的鱼就各随其主,分散完毕。池塘里只剩下几个不屈不挠的小孩在寻找泥巴深处的鲫鱼和泥鳅,全身是泥,但眼睛是清洁雪亮的。

有的人不只过年想吃鱼,平时也想增加点营养。街上卖自然有卖,贵啊。于是有人夏天就用炸药在深水处炸(我再嗦两句,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过这种得鱼法,各地都有)。先扔点米或蛆什么的到水里,把鱼骗到一块儿,然后再扔炸弹,就好像集中端掉“四人帮”那样,往往收获颇丰。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村里有几个人因此炸成了重伤,往往是一条手臂炸飞了,孤零零地躺在河滩上。这几个人,后来都被称作“一把手”。再往后,电雷管传入山村,只要两节五号电池的正负极轻轻一碰,事先放在水里的炸弹就听话地制造出巨大罕见的水





柱。片刻之后,鱼就陆续现身,仿佛满天的繁星……也有的时候,月明星稀,而且那月亮还被一个身手敏捷异乎常人的小孩轻松夺去,拿电池的人就会仰望苍穹,或俯瞰水面,或遥看远方,骂道:“娘卖×的。”又往上游,或是下游走去……身后是水面,漂着灿烂的鱼肚白。

炸鱼快捷、有效,而且后来也安全,但是,金无足赤,炸鱼也会受季节时令限制:冬春秋不能,因为水冷,为了条鱼打摆子不值得;涨大水不能,生命诚可贵。这时候,麻鱼机亮相了。这种麻鱼机可以全天候工作,而且在目前几年,你绝不会空手而归……好处是如此明显,很快有人以此为业,整天在河道低头工作,一手麻,一手捞。除了自己吃,多余的可换钞票,泥鳅三块五,黄鳝三块一斤(为什么城市里黄鳝比泥鳅贵),小鱼呢?大鱼呢?我记不清楚了;除了在河里逮野鱼,夜幕降临,还可到有主人的池塘转转……冬天可得小心,塘埂上埋着防贼爆弹,威力不大不小,一踩就爆,不会让你血肉横飞,但足以令你脚板血肉模糊……这些你都知道,不用提醒,我这是犯了嘴瘾。

后来,有人买来了一条小船。船上没有什么鸬鹚之类的鸟雀打盹,只有一台小型发电机轰鸣。两条电线垂到河里,船尾拖着一个鱼网……龙王(要是有的话)总是透过水晶宫透明的屋顶看到闪电……也许是受这种机器的启发,一个我认识的鼻毛茂盛的长辈,笑呵呵地说:“把变电站的高压线剪下来,放到水里,我就不信高桥下那八个金鲤鱼不出来!”——高桥下有金鲤鱼是本地的一个传说。传说鲤鱼白天很少出现,半夜在河面上高高地跃起。一个接一个。看到的人会吉祥得不得了。传说是否可信我不敢断言,捕鱼的方法、工具和鱼相比,哪个更多,哪个更少,我也不敢断言。



1993年的马蹄

李傻傻

北方夏天和南方夏天的酷热截然不同,但是无论身处何地,我对回家同样怀有莫名的恐惧,它像一阵雷阵雨,让我爽快的同时,带来了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

可能在我出生不久,河滩上还没有马匹嘶叫的时候,我们村就接上了电灯,所以我记忆里没有摸黑的记录。后来竟然有两三户人家买来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好像是金星牌的。它们无情地占据了少年和儿童的大部分夜间时光。月光被随意抛弃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清澈的眼睛里跳动着一个个雪花一样的屏幕。万一停电的晚上,我们也许会待在家里,一边听剁猪草的声音,一边做作业,一边想《封神榜》下一集的情节。偶尔,会听到有趣的故事。有的纯粹是有趣,有的教育着人,励志、尚俭、劝善、行侠仗义、惩恶锄奸、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让我以为世界有说不出的美好,就算暂时不那么美好的,也会被改造、剪除、扼杀,变得比美好更加美好。

1993年,上初中之后,为数不多的几则故事,变得跟我的家族密切相关。话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做一匹千里马,勤奋刻苦,光宗耀祖上。我是长孙,我不光宗耀祖,谁光宗耀祖。我爷爷总是说:你爸爸他们不能读书,是怪那个社会,你们现在可以读书了,就要攒劲,不要整天吊儿郎当。具体为什么社会不让我爸爸他们读书了,我一直不甚了了;我想,那时不照样有人考上了大学吗?社会还是让人上学的呀。

直到有一次,我爷爷像一头老黄牛一样用目光上上下下地抚摩着我青春期的身体,说:力子,你不知道,那时你爸爸读书成绩很好,但是别人不让他读书啊。那时读高中是靠推荐,公社都喊了广播了,让你爸爸去,但是寅升那时是党委书记,他把你爸爸的名额给了他儿子了,还对你爸爸说公社让他到茶场里去。我听了没吭声。爷爷继续说,寅升说的那些话,你不知道有多撑人,我还记得那





时是走到现在的锅毛屋前，我砍柴回来，遇见他了，他说，要是你们家里以后能读到书，我就舔干净你的×！我爷爷说这些话的意思是：现在暂时没人阻挡你读书，赶快读吧。人活着为了什么？就为了争一口气。当然他的话还包含一些别的意思，但是当时，我相信他认为争气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可惜我一点也不理解他的苦心。初中三年很快被我混了过去，我成绩平平，背了一个处分，勉强考上高中。高一有了点起色，马上又跌落谷底。高三才弄到我爷爷梦寐以求的第一名，那时，我回去，真的看到他眉宇间透露出一股喜气洋洋的英武之气，再说起那个古老的家仇事件，欢喜也更多地代替了愤恨。

在初中的后半部和高中的前半部，我的青春期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过去了。不用说，我很烦。看到什么烦什么。我不愿意回家。有一次，一个老师迎面扑来，质问我：你为什么放假不回家？我如果知道就好了，其实没有什么高深的答案，一切只是因为我处在万恶的青春期。

我变成一个怕回家的人，那是哪一天？我无法回忆起这一切。在我比青春更小的时候，家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八岁那年，我爸爸打工去了，我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在家里。那年夏天冰棒卖五分钱一根，绿豆冰棒一毛，雪糕两毛。我唆使我妹妹嚷嚷要吃，没想到被老辣的老妈一眼识破，她撇开妹妹直接对准我高声呼喊：要吃冰棍，自己去担煤炭。

好像我们小学时代学过一篇类似的课文，说的也是挑煤挣钱的事儿。1989年，马路还没有修到深山的小煤矿，马还只能在遥远的河岸低头吃草，打着响亮的响鼻。把一百斤煤炭从煤炭山里挑到大路上，行程约三公里，可获银六角整。我那天一共得到一块四毛五分的报酬，但是当天只领到五毛钱工资，老板说财政紧。那几天我妹妹把我奉若神明，但是当时我收工的时候，就像在地狱的边缘欢天喜地地行走。我记得我那天挑得最重的一回也只有六十三斤，中途还把绳子弄断了一回。那是一截电线。我没有想到电线中看不中用。我于是跑到我奶奶家，拿了一根足够结实的尼龙绳子。那真的是一根结实的绳子，一直到天黑收工，它还没出现断裂的痕迹，倒是我出现了。我手心里攥着黑乎乎的人民币，在我奶奶的温情里洄游。那天我太累了，尤其是我的肩膀红彤彤的，煞是好看。我很快栽倒在奶奶床上。那时的风是凉快的，还是热的？我忘记了，它吹拂在我沾着湿发的前额上。天黑时，奶奶试图叫醒我，让我回到我妈那里去。我真的被她弄醒了，但是我不想动，我哪一块肉，哪一根毛都不想动。于是我继续装睡。最后



奶奶动用了屡试不爽的那一招：捏鼻子！捏了一阵，我再装就不像话了。但是我最终赖在了那里。奶奶给我脱鞋、洗脚，给我洗完了，她把自己的脚也洗了。整个过程她骂骂咧咧，但在此刻我的回忆中它们好像天堂的光辉。奶奶于2003年去世。我记得在1989年整个炎夏的梦里我依然有喜形于色的兴奋，手舞足蹈，意欲把自己的小收获马上告诉我奶奶，再告诉我妈妈。这比起后来我偶尔拿个什么奖却再也不愿意向家人透露半点风声一比，不能不让人怀疑我对那些一同享受过欢乐的人是否产生了无微不至的防备。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大家都眉开眼笑的。毕竟，一个农民家庭，出一个大学生不容易。而且，在这个农业人口遍布神州大地的国度，要逃脱历史赋予我的命运，不再渔樵耕，唯一办法就是读，读书、考大学，等待鲤鱼跳龙门那终极的一跃。因此，我的地位明显地上升了。大家的希望和爱一旦在我身上得到了实现，就继续加大他们的投资。谁也知道这并不一定就是无偿的付出，因为谁也不知道以后自己家中的人会不会因此而受益。我的家族亲戚们像我国所有农业人口那样对权力怀有崇拜、敬畏、渴望等多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我相信很多和我一样出身农家的大学生，他们同样被家族的责任所累。高行健说：“我主张一种冷的文学。”我也想：“我主张一种凉的关系。”大家都别太热乎了。但是现在，显然已经不行了，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夙愿了，因为不但有一层浓于水的血缘关系黏糊了所有人，更有一种耀眼的金钱之光笼罩着大千世界。

好像考大学一直以来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虽然我爷爷、我爸爸、我老师……一千人等都对我说，好好读书，别以为是为人家读的。读书是为自己，读了书放在肚子里，别人抢不走、偷不走……但是我知道，我读书是为了很多东西。比如为了争一口气。甚至还有一个古怪的作用：打破我们家的人不能上考场的传说。

这个传说是这样的：我爷爷的爷爷也是一个读书人，和一个姓卿的、一个我不知道姓什么的，三人结成兄弟，共读圣贤书，齐赴八股试。据说三人之中以我爷爷的爷爷蒲维新学问最高，文章最好，放到今天次次作文考试都能拿大奖，但是考场之上，心神慌乱，文无章法。结果三人之中只有卿氏中举，后来做到道台一类的鸟官。于是从此以后，方圆几十里，竟然都来传说我们家这个故事。说别看平时那鸟样，上了考场就像喝了迷魂汤。后来这个神话被我堂姐首先打破，她成功地考取了一所大学。家人嫌不够，又赶我上阵，结果我不负众望，成功地考取了一个二流大学。但是他们还不满意，说，平时第一，考试也应该第一才对。说到底，我读

